

5-1-2015

MCS年度研討會2015：雨傘運動後的文化研究

Dora CHEU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 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張秋玉 (整理) (2015)。MCS年度研討會2015：雨傘運動後的文化研究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46。檢自：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46/iss1/4/>。

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MCS 年度研討會 2015

日期：2015 年 2 月 28 日

第三節：雨傘運動後的文化研究

整理：張秋玉

陸欣庭（主持）：

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今年的文化研究碩士年度研討會第三節，這一節的主題是「雨傘運動後的文化研究」。我叫陸欣庭，可叫我 YT，是一位 MCS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）畢業生。

主題說「雨傘運動後」，彷彿雨傘運動（下簡稱傘運）已全然過去，然而在我理解，雨傘運動仍然繼續進行。今次圓桌討論的範圍，可始於罷課，到佔領、清場，以至目前坊間仍有不少抗爭運動進行中的所謂「後雨傘運動」時期。佔領期間，曾有人說過一句我認為不俗的形容，就是「香港從此不一樣」。那會是如何的「不一樣」？我們又是怎樣理解這種「不一樣」的狀態？未來我們又如何介入這個已「不一樣」的社會空間？我們不妨藉此時此刻，開放討論空間，思索一下。

我們邀請了幾位嘉賓參與這個圓桌討論環節，同時亦歡迎各位在場人士加入，發表意見。為求討論能順利進行，我會請嘉賓輪流發言，每人有約五至八分鐘時間。大家可從個人經驗出發，分享參與運動時的觀察、反思，以至對未來抗爭運動的前瞻等等。

開始之前，容我拋磚引玉，提出多條討論線索。首先是圍繞社會裏出現的眾多政治鬥爭，像現時最熱鬧的「退聯」（退出學聯），運動時期的「打左膠」、「反大台」、「反組織」、「勇武」概念等等。大家都可能聽過這些辭彙，同時或會不明所指，它們的內容往往沒被清楚闡釋。

另外，關於身份政治、性別政治，除了女性、男性、同性戀者在運動中的參與，還有出現於 Facebook 的 Alexter HEHE 現象，大家又有什麼看法？

還有新舊媒體的角色。一方面，主流媒體對運動的報導一如以往的偏頗，另一方面，新媒體則多以獨立報導形式，如針對「鳩鳴團」、「光復行動」作現場報導。我們大概可以想到，媒體的角色，有可能是造成社會撕裂的其中一個原因：當部份人只看立場偏頗的主流媒體，年青一輩則著重看網上新媒體的報導，大家對運動的理解和看法由是越拉越遠。在新媒體努力作出獨立報導的同時，主流媒體亦懂得透過網上散佈他們的論述，這種新舊媒體的競爭，大家也不妨探討一下。

運動過後有不少「雨傘人」走進社區，期望透過教育對抗社會既定的價值觀或犬儒思想，大家對這種遍地花開的「落區」現象又有什麼感想？最後，即使經歷了這樣一場大型的運動，地產霸權竟無被絲毫撼動，經濟民主化等等論述卻仍鮮獲關注，當中原因為何？

不如先由 Leo 開始。我和你都積極參與新媒體報導，採訪鳩鳴團、光復行動等等。在參與過程中有什麼觀察呢？

姚偉明 (Leo) :

我叫 Leo，是 MCS 畢業生。去年六月，我們一班 MCSians，包括 YT，以及其他文研系學生，開始參與東北發展抗爭，在 Facebook 設立了一個名為「Resistance Live」的專頁。613 東北抗爭當日，我們當時身在現場，親歷事情始末，翌日主流媒體卻形容事件為暴動，說我們是暴徒，我們就像被媒體強姦了一整晚似的。我們不希望類似情況繼續下去，期望能主動將現場的不同消息散播出去，於是就設立這個專頁，專注跟進香港的社會抗爭運動。隨後從九月罷課開始，到雨傘革命、佔領運動，直到清場，乃至清場後的鳩鳴團、光復行動，我們都有跟進播報。這整整三個月所發生的事情實在是太多太複雜，回想起來，感覺最深刻的，是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和經驗，去思考和應對這些突如其來，並在短時間內瘋狂爆發的種種事情。直到今天，我們仍然無法好好梳理這段時期積累下來的各種關係、情感、經驗，由是還有不少鬱結在心。像今時今日在旺角，每天依然有不少人像個傻子般撐著黃傘在那邊「鳩企」，他們就是透過聚結和聊天的過程來抒發和整理彼此的情感。我也不曉得怎形容這種情感，它比愛情更轟烈，皆因事情來得太急，根本無從處理。我們至今仍然跟進各個後續行動，也是希望能從中找到梳理積累下來的問題和情感。我們一直在現場播報，當中最大的感觸是由於時間太趕，我們根本沒辦法處理因運動而產生的各種分歧，亦不懂得如何接納彼此的分歧，於是只懂不斷瘋了似的開罵，卻沒留下空間讓大家互相了解，或想辦法回應彼此的不同想法。我們多數駐守旺角，間中會到金鐘。我跟 YT 見面的時間比他與女友見面的時間還要多，有次 YT 走過，她女友認不出他反而我認得出，我笑說，『當然了，我跟他朝夕相見』，就是這些各式各樣的情感和經歷。我們亦看到鳩鳴團團友一日比一日少，昨天誰被罵，今天又有誰被罵，這正正反映，當分歧出現，原來我們都沒有任何應對類似情況的經驗，不知道怎樣包容對方。也許不單只是我們沒有經驗，我也看到不少人跟我們一樣，因為沒經驗，所以只懂不停地互相指罵，罵什麼「左膠」、「右膠」，除了罵也別無他法。雖然互罵能讓彼此了解對方的想法，但那亦是一種很大的傷害。像我們在報導光復行動時，大家對著自由行人士破口大罵，那景象實在慘不忍睹，因為大家都是受害者。採訪時，我得把自己抽離、異化，否則難以拍攝下去，那種謾罵叫我難以承受，我看似能客觀冷靜地把緊張的場面紀錄下來，但內心實在無法平靜，要我去拍這些畫面，甚至可說是一種殘忍。對我來說，我很希望能學習怎樣面對這些狀況，怎樣梳理當中情感，不用每每等到憎恨爆發才收場，留下巨大傷害。

胡世君 (Kenneth) :

我叫胡世君，可叫我 Kenneth，也是 MCS 畢業生。我全職教書，也是一位作者，為不少網上媒體寫文章。今日的題目太廣闊，因此我選擇從自己的研究興趣出發，那就是「性別」。為什麼要談性別呢？除了興趣，是因為還有一樣東西困擾我，就是「性別」這兩個字。「性別」的內容可以很廣闊，諸如男女、性取向、女性身體等等。讓我從高登論壇的一則訊息講起。話說傘運早期曾發生非禮，有傳組織者組隊非禮女佔領者，大概在同一晚，高登論壇便有人起鬨說要組隊保護女生，說得頗具規模，說什麼五十人一團，每十人一小隊，每團又有隊長、通訊員、資料搜集員、救護員等等，後來我在網媒看到有疑似「高登仔」在佔領區現場巡邏的報導。佔領運動期間發生

性暴力事件，引來關注、指責，甚至有人組織保護小隊等等，是蠻美好的。這件事讓我想，為什麼我們要爭取真普選？為什麼我們有權利爭取真普選？那正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權投票，否則「欽點」就可以。女性在參與這次民主運動的成本某程度上是提高了，因女性要承擔這類性暴力的風險，如果我們可以消除這些風險，減少她們的參與成本，讓她們能公平地參與運動，這是應該的。性別在整件事中，以至現在後雨傘運動的位置是怎樣呢？早前香港大學的學生會選舉有位葉姓女同學參選，Facebook 上掀起她是否共產黨等等的討論，其後她的性感照流出，備受攻擊。其間有人就出來反對說，你不贊成她的政治立場便應就事論事，你覺得她不配當選那你就該出來跟她競爭，為什麼要攻擊她的身體？不過，以我所知，攻擊她的人當中不乏「黃絲」。這件事其實相當矛盾。如果說，在一個平等，人人也能參與的運動裏，一方面覺得有需要保護女性，但另一方面又要攻擊她們的身體、政治立場，那我們到底是怎樣看待女性身體、女性身份這回事？

第二點跟一個小片段有關。傘運初期，我曾在 Prof. Chan（陳允中）牽頭的「流動民主教室」開講，一場在金鐘，另一場在銅鑼灣。本來有一場，我相約了大愛同盟總幹事梁兆輝(Brian)，就不同性取向在民主運動中的參與，來一個一直一變的對談，應該會蠻有趣的。我老早準備妥當，但開講當日早上，金鐘佔領區出事了！話說金鐘道突然走來一班黑社會打人搞事，我當時人在公司，擔心得立即打電話給 Brian 問怎樣好。我不怕大家沒心機聽，而是我也沒心機講。我心想，這麼大件事，我們應該講同志話題還是來談這件大事呢？我之前也怕會有人說我騎劫民主教室，明明是「民主」教室，為何無故轉為談同志談性取向。本來和 Brian 商討後決定取消，還說大家放工後請前去金鐘增援。後來放工到金鐘，黑社會事件早已在午後搞定，一切風平浪靜，甚至三支旗桿那邊亦運作正常，「嗌咪」如常。我不禁問，那為什麼要取消開講呢？

為何我要講這個小片段呢？我一直想，在民主運動中，性取向、平權等議題是不是只有從屬位置？每個人都有性別，性別跟每個人都有關，但為什麼在所謂「大事」面前，「性別」就要讓路。我在獨媒（香港獨立媒體）、主場新聞多寫性別議題的文章，但我亦留意到自己在運動期間，也竟然自動擱下性別議題不寫。回過頭看，性別議題本應是我最感興趣的，但在所謂層次更高的運動中，我把它拋到哪去了？

我又想起另一個片段。有一次電視台訪問何韻詩，大家都知她為性別議題發聲，本身也是一位同性戀者，但她也說『運動當前，兒女私情也得擱著，先搞好民主，先爭取真普選』。她這個回應，也說明了我為什麼會陷入沉思了。

何家豪：

我叫何家豪，可叫我家豪，是土地正義聯盟（下簡稱土盟）的成員。我也有參與雨傘運動，但去年九月至十二月，我比較多投入在新界東北抗爭運動，因我想不可能全部人都只專注傘運，新界東北發展要與城規會抗爭，總要有人做事，所以我決定留守那邊的崗位，當然雨傘運動出現衝突時我也會前去幫手。

我有幾個想法。首先，我同意 Leo 所講，就是那種不曾停止的謾罵，從雨傘初期、中期到結束，都還在罵。有人罵人「左膠」，但到底什麼是「膠」呢？為什麼永遠只針對葉寶琳幾個人呢？為什麼他們做的事會被認為是「膠」呢？這一切從沒有仔細討論，氣氛永遠停留在「你是左膠！」、「你是本土！」、「你是右膠！」的指罵。當你被認定是「左膠」，那不論你做什麼，就是「衰」。

第二方面是最近的「退聯」問題。本來大家是因為不滿學聯在傘運期間出現多次策略失誤，而引發退出學聯。記得當時，學聯在 11 月 30 日龍和道被指策略失誤，翌日學聯道歉，大家很容易就跌入「學聯全錯了」的思緒裏，由此引發了退聯行動。反觀近日有關退聯的討論，反而走向指出學聯機制的弊端，學聯在傘運中出錯這個最初引發退聯的原因，卻好像被模糊掉了，消失了。

第三點，我覺得也很值得大家深思的。似乎在整個運動氣候裏，人們都很少討論爭取真普選到底是為了什麼。如果沒有真普選，是否就會世界末日？我的感覺是，大家都傾向認為雨傘運動的目的就只為了爭取真普選，但我們到底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呢？真普選與基層生活、地區議題有哪些關係呢？這些連結好像都被忽略了。就好像地區議題，新界東北算比較幸運，因幾年前有菜園村抗爭，留意新界東北發展的媒體多了，然而還有很多議題值得大家關注，比如小販。小販議題並非只在過年過節才顯現，早幾年旺角花園街排檔大火，以至更早之前，政府怎樣取締無牌小販等等，小販議題一直存在。這些議題跟真普選有沒有關係呢？這都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。

陳小萍 (Ivy)：

首先對剛剛才來到表示抱歉。我每個星期六都堅持畫畫，這個習慣在傘運期間也不曾改變。我的好拍檔邵家臻今天剛才也舉辦活動，我亦無法出席，因為我要畫畫。傘運期間，他是死了也不會忘記，我星期六下午是一定不會回來大台的，就是為了畫畫。他理解到，我是因為這份堅持，才能在運動期間繼續站到台上。近來有不少與運動相關的文章，像昨晚看到朝雲一篇反省運動的文章，當中也提到了大台。我就是在運動期間，擔任大台的所謂「咪手」（大台司儀）。我一向很少在公開場合跟人說我在運動中的角色，或者做了哪些事，原因是我覺得自己是「nobody」，我只是看到有一台機器在，有個平台在，那我就想自己可以怎樣協助大家。可是，後來才發現，那些別人或自己賦予自己的理念和期許，原來跟其他參與者的想法可以有頗大的落差，甚至出現了「拆大台」事件，整個過程中，我有很多反省。我剛好正在閱讀一本講述「佔領華爾街」的書，書中描述組織者怎樣由下而上進行討論，以至達到共識等等過程。從自己的觀察，以至各位剛才提到的，運動確實牽涉了不同的面向，如剛才提到的性別和民生議題。運動期間，我曾和義工朋友找過金鐘夏慤村村民，希望他們能說說他們的意見，期望可藉此深化對這類議題的討論，如阿臻（邵家臻）所提出的「帶一本書去抗爭」等等。我們也試過邀請佔領者去了解在不同時間和位置出現的其他佔領者，看看彼此在運動中在做些什麼。我觀察到，有些人會留守自己的位置，他們可能不知道立法會「煲底」（立法會大樓示威區）的狀況，不知道那邊的人到底在搞什麼，像什麼回收呀、圖書閣呀、摺紙傘等等。後來我們嘗試 open mic（開放大台），到後期已沒有人願意上台，才衍生到邀請不同團體輪流上台發表，繼而被理解成我們在操控大台，操控討論，諸如此類。運動至今，我還有很多地方感受至深。直至今時今日，我還未能釋懷的是……我們每個人都

是人，我們都曾經參與過，為什麼有些人就不懂尊重其他參與的朋友，只從自己角度出發，而同時大家又沒耐性互相聆聽、理解。剛才有與會者提到事情來得很快，很急，大家都來不及思考，問題就正正是，我們真的沒時間嗎？我還可以每個周六停下來去畫畫，我們就真的沒時間嗎？我們常以為，當事情接連發生，我們就得趕快作出反應，但正正就是這種自動反應的習慣，令我們沒辦法停下來去重新檢視我們與佔領者之間的關係，以至組織者之間的信任，這是我從運動開始至今得到的最大反省。在場如有不同意見，歡迎一起討論，我並沒有特別的理論，我也在整理著自己的想法。

陸欣庭（主持）：

感謝小萍分享，亦感謝各位嘉賓分享。相信在座各位也有參與雨傘運動，可能也覺得事情發展迅速，清場過後隨即又有其他活動展開，好像都沒有空間和時間，讓大家停下來反思，回想一下自己在運動中做過什麼，為何要這樣做，接下來要怎樣走，以至一大堆還沒來得及舒緩的情感。如果在場有心理學家，也不妨提供簡單心理輔導。接下來的 **open forum** 公開討論，會是個好時機，大家有任何經歷、觀察，想分享，想宣泄，以至對未來的社會參與或介入方式等等有什麼想法，請不妨提出。發言時可作簡單自我介紹。

觀眾甲：

我讀書不算多，但都讀到 **master**，同樣是文化研究，但不是香港文化研究。不知道大家會否跟我有同一遭遇。運動發生時，我有位朋友支持雨傘運動，他叫我也一起支持，兩個便開始「互片」（對罵），最後幾十年朋友都做不成了，到了一個十分極端的階段。不知你們會否有這樣的傾向？我相信在場人士大部份都是這間大學的，我那間大學溫和一點，學生可以說比較成熟一點，不會說人出我出，你可以說我們怕死，但很坦白講，我們每個人家裏都有老有嫩，我們都知道運動在那個階段，不需像法國大革命那般要用無數血肉築長城，因現在是幾百萬人在同一架貨車裏，梁振英是有責任，但不要什麼責任都推到他身上，正如剛才有人說，是不是沒真普選就會世界末日？你看美國民主發展，女人也並非一下子就有投票權，每每到很後期女人才有投票權，如我沒記錯的話。我讀書不多，或者你們都比我厲害。當你涉及基本民生，你搞到他們的話，香港人是不會隨便就範。第二就是謠言滿天飛，有人會問，你們支持運動，你們就是無知。這是別人講的，別說是我講的呀！而你們的經費來源是受操控的，我想你們都知道很多，你們比我更清楚。到最後我也不會向我朋友表態。運動最後去到一個地步，是有好多人都不能上班，影響好大。有人就會認為，你們想抗議可以自己走進立法會，甚至考上一官半職來反控制政府。你們事事怪政府，那你們又有沒有把自己做好呢？這是很多人的一種想法。當然有人支持有人反對，我也很尊重他們，我也有到場看，我也有支持，但我沒叫囂，因我不會去叫囂，但我也拍了一些資料。我也想問問你們，對於有那麼多謠言，如你們的經費，是你們只不過是受控於某些東西，又或者，你們都是一盤散沙？你要別人授權你，要人遷就你，那你們又憑什麼去做一個香港市民的代表呢？我也想問一問你們的感受。

陳小萍 (Ivy) :

首先感謝你第一位發言，你的言論在我的認知範圍中算蠻特別的。我也會遇到持不同意見的朋友，有趣的是，好些朋友知道我在運動中的角色，卻不會主動挑這個來說，他們當中甚至有些是「衝衝子」，但大家都會彼此尊重。

你說得對，我們該如何善用資訊科技和不同的溝通渠道，讓大家可以判別和接收消息呢？妳問到有沒有收錢，我自己是沒有直接或間接收過任何人的錢。以我理解，不少市民到來支持，也只是純粹捐贈物資，並沒牽涉任何錢銀交易。我覺得那些謠言的形成，是因為佔領區突然有反對左膠的海報和單張出現。有些東西是和網絡世界互相影響的，我相信以下問題會更加值得深思：網絡資訊是如何構成？然後又是怎樣傳到現實世界，再互相影響，繼而產生其他事情呢？對我來說，最經典的事件莫過於「網絡廿三條」立法。傘運期間，網上流傳政府即將就廿三條立法，佔領區隨即貼滿了海報，又說要動員云云。消息的散播是我認為十分重要，而且是應當要檢討的地方。

姚偉明 (Leo) :

妳剛才提到錢，我真的好愛錢，好想要錢，可否告知哪裏有資金可以給我們花？我們成立的媒體，是靠朋友每人捐一千五佰的建立起來。YT的相機在10月被人「打鳩(爛)」了，也是我們自己出錢買的！所以我們真恨不得有一大筆資金能資助我們這個媒體全力擴展呀！我們經常聽到「落旺角，有錢擺」，我們都會問，「到底在哪呀？」我們都好想去排隊拿錢呀！是的，網上就是有很多類似的謠言，不知它怎來也不知它怎去，大家就自己好好分辨吧！知道哪裏有錢派的話，記得跟我們說一聲！

何家豪：

首先我也得說明，我參與運動從沒收過錢，反而要給錢，如繳交土盟的會費，或捐助其他團體。有人問，黎智英確實收了大筆錢做事，你還支持他？我反問他，一，我不知道他收錢一事是否屬實。二，即使他收錢真有其事，那是否代表爭取真普選就有問題？等於錯了？給我的話，我就會這樣回答。

胡世君 (Kenneth) :

剛才妳說妳與幾十年的朋友因運動也差點鬧翻，我想我在短時間內也回應不到什麼。但我想回應幾點。錢這東西，我可能是金主之一，因我買了千幾元口罩！口罩呀，餅乾呀，你們也收到過嗎？錢的來源可能無從稽考，但我知我有份出！

講起錢的謠言，我第一件事不是想起佔領者有沒有收錢，反而會馬上想起民建聯拍賣中聯辦張曉明的畫作籌得六千萬，國家主席的人工也不過幾千元。講錢傷感情，可是錢卻是必要的。一如家豪說，有沒有收錢，就要之後再查證了。

另外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網戰（網絡論戰）。自己曾參與不少網戰，當中不乏與運動有關的，當中值得討論的是事情怎樣被定調。像妳剛才說妳大學的學生比較成熟，間接說我們比較不成熟，這就是一種定調：我站出來就等於不成熟嗎？不符合主流就等於不成熟嗎？這點很值得澄清。香港大學有個研究，推論曾有一百二十萬人來過佔領區，顯示這班人都支持運動。妳有一點，我倒認同。我有同事本身是「黃絲」，他從香港仔到將軍澳上班，因受運動影響，每天上班要多花一個小時，他頗為不滿，後來他在我們的聊天群組裏不再作聲，因他深受影響。所謂民生受影響，每個方法都有代價，不是民主就能解決一切。另外，我們最主要是爭取真普選，而不是梁振英下台，那是連帶效應，是豬頭骨，他下不下台都無所謂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們得看整體，是否值得做，怎樣做，有什麼做對，有什麼做錯，全部都可以再討論，再檢討，但是否站出來佔領就等於不成熟呢？

黃偉國 (Benson):

剛才提到收錢，我們的學系，以至學系裏的一個研究計劃，都曾經被《大公報》以頭版篇幅指控我們收了美國人的錢，既然這麼好玩，當然要跟他玩一下，那就把它轉貼到 Facebook 來騙 like 吧！怎料又竟有人相信！我很錯愕，何解會有人相信呢？當藍絲或不支持運動的人，不斷說我們阻街，說我們「阻住地球轉」的同時，卻永遠不見有人會說政府的資源分配或其他政策，還不是每天在妨礙我們過正常生活？我們要付貴租，出外用餐全無選擇，只能光顧大商店大財團，沒有人會對此作出質疑，然而當看到你霸佔街道，你就是阻礙著我。

若果你曾經來過金鐘、旺角參與運動，便會和從沒去過佔領區有很大分別。我試過跟批評運動的人說，不如你們去一趟金鐘、旺角，親眼看一看佔領區是否如你所說的那麼差，是否比柴灣、深水埗還要雜亂吧！他們最後沒吭聲。面對不同看法、情緒，我不敢說會有立即見效的游說方法，實際上身處運動中，你也做不了多少游說，但當他們的想法過了頭，變得極端，我起碼還有方法能令他們停一停，想一想。你常說佔領區霸佔道路妨礙交通，是的，運動確實妨礙了交通，但為何不去質疑原來的交通安排？是運輸署、巴士公司刻意這樣設定行車路線，加長行車時間。亦有的士司機說，實際上不用如此封路，封了也沒作用。普羅大眾未必明白這些技術層面，他們只能依靠主流媒體，但出現在主流媒體的畫面，就是每天一大堆人在等巴士；其他食肆、學校飯堂，就只播放無線互動新聞台，那就更正中下懷。

綜觀雨傘運動的戰場有二，一是街頭，二是論述的戰場。由佔領中環到雨傘運動，到底人們是怎樣理解這場運動？怎樣理解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？你覺得我們阻街重要，還是任由地產霸權繼續重要？這樣大的課題，遙遙長路，我想我們還得慢慢討論了。

陸欣庭（主持）：

正如 Benson 所講，論述戰場是個大戰場，建制派以出書來定義運動，抗衡它的論述又暫時未見足夠。我知道坊間有不少朋友「落區」（走入社區），做訪談、口述歷史記錄等.....有請另一位觀眾。

文已翎(Bonnie)：

我叫 Bonnie，目前正就讀 MCS。

剛才朋友跟我討論，大家剛才一直在分享雨傘運動的感受和觀察，我朋友問，這些分享跟今天的主題「雨傘運動後與文化研究」，尤其是「文化研究」有什麼關係呢？我也想問，雨傘運動之後，有不少朋友「落區」，做口述歷史記錄，甚至聽過有人打算參加 2015 區議會選舉，期望為地區議會注入年輕新血。雨傘運動加了個「後」字，社會亦已歷經巨變。好比「退聯」一事，我相信在雨傘運動前，這事是不會發生的。運動期間，一件件微小的事情令氣氛逐漸改變，情況似乎變差了，雖然仍然有很多人用「鳩鳴」、「落區」等不同方式來延續運動。可能我比較灰心，地區工作本身就是一件長遠的事情。我想問的是，雨傘運動之後，文化研究還要做些什麼？該怎樣就雨傘運動前後的环境變化，找出新的介入方式，以面對未來狀況呢？

馬國明：

我就是想回應今天的討論題目。無論雨傘運動是完結還是仍在進行，起碼有兩個問題是文化研究應該處理的。正如何家豪提及的「退聯」，我認為文化研究第一個要重新檢視的地方，就是學生運動。事實上雨傘運動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學生運動，從罷課，到罷課結束，再進行集會，跟著黃之鋒號召重奪公民廣場，才引發這場運動。如果按照戴耀廷那種書生式的佔中，一定沒那麼多人參與。因此，學生運動是文化研究要重新檢視的第一個地方。我對此有一套看法，可惜時間不夠，我先不多說。我想補充的是，七十年代，即俗稱火紅年代，有所謂國粹派、社會派。國粹派就是「鸚居」，盲目的愛國主義，不理也罷。重要的是究竟當時社會派做了什麼？他們畢業後又做了什麼？這是文化研究應當去檢討的，因為後來出現了「匯點」投誠（註：政治團體，曾活躍於八九十年代），就是王卓祺、關永圻、張炳良這班人，匯點本身就是社會派的延續。這筆歷史太長篇，先講到這裏。

第二個文化研究要處理的就是暴力問題。這問題並未在運動中得到解決。一方面是警察暴力，另一方面是運動內部的暴力，如「以武易暴」、「勇武」。「退聯」也是，因某程度上，現在的學聯已被視為「和理非非」。近日有青年因考不上大學而自殺，有個叫「無待堂」的傢伙，竟無良地說「那更好，比他進了大學，進了學聯變成左膠好」，這樣的話也能說出口，這就是我們要面對的暴力。暴力是怎樣的一回事？我平日在堂上也常自我宣傳，現在在這裏也宣傳一下。我嘗試將班雅明的兩篇文譯作劇本，一篇是他 28 歲時寫的，另一篇則是 29 歲，與大家現在的年紀相仿。第一篇叫“The Critique of Violence”，另一篇叫“The Right to Use Force”，這兩篇文都不易看

懂，因他年輕時期的文章都是寫給自己看的，特別艱澀。我就試著用戲劇手法把兩篇文的重點勾勒出來，差不多要完成了。

簡單說，在“The Critique of Violence”中有一句 *violence crowned by fate, is the origin of law*。大家咀嚼一下這句話吧！他把暴力、命運和法律連起來，佔領運動被批評為衝擊法治，但佔領運動又提出「命運自主」，運動當中要面對暴力，同時亦處理暴力。這句話寓意深遠，我也不知道怎詮釋才好。

他另外有一個精警的講法，他說暴力是有立法的作用，即 *the lawmaking function of violence*。我們說暴力是手段，用來達到某些目的，但班雅明強調，暴力最少有兩個作用，第一個很簡單，就像警察要維護法紀，所以他們使用暴力是天經地義，即所謂 *law-preserving function*。不過，班雅明亦說 *law-persevering violence is a threatening violence*，暴力是具威脅性的，所以警察這種體制是同時包含這兩種功能：即 *lawmaking* 及 *law-preserving*。

相信大家仍然記得，旺角清場當日，Facebook 上有很多人說，「你就清吧！我改走行人路，犯法嗎？」就是犯法！警察不單不准你去彌敦道，你轉入砵蘭街、山東街，一樣要驅趕你，像噴殺蟲水一樣（用胡椒噴霧）噴你。事後，黃之鋒、岑敖暉被捕，法官禁止他們進入旺角，亦等同承認警方做法。所以大家應當看清楚，暴力是有立法的作用，你說挑戰法治，到底什麼才算挑戰法治？我不想霸佔發言時間，且提出這兩大範疇。

陸欣庭（主持）：

我相信只要來過佔領區的人都曾接觸這些暴力，清場、警棍、殺蟲劑.....甚至是制度上的暴力。文化研究能如何協助處理個人經歷，又如何介入這個不再一樣在香港呢？

陳小萍 (Ivy)：

剛才馬老闆（即馬國明）說要檢視學生運動，我最近也跟很多前輩朋友討論過，也聊到「退聯」問題，眼見網上那些對學聯或學生組織的批評，只著眼評斷官僚體制或行政失誤，卻脫離了組織的發展歷史，以至組織和社會之間的關係。對我來說，這是重要的問題，與我是否曾為學聯成員無關。學生在參與香港社會運動的角色及其重要性，本來就是由過去累積下來，衍生今天的景況。「拆大台」一事讓我耿耿於懷，原因是有太多什麼大台與學生組織、泛民關係，以至香港三十年民主運動的失敗就是因為民主派失敗，再來是運動跟左膠、NGO 等等扣連，學生組織被操控，大台被操控.....諸如此類的說法，這些論述全是同一公式，既去除歷史脈絡，亦不追問我們當下到底在面對什麼問題。我和朋友討論時，也會反思是不是應該回過頭來，從歷史脈絡去看整件事的發展呢？

我不會說我不關心學聯的死活，但我更關心的是，若然學聯繼續辦下去，它存在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，它要發揮什麼功用？學生要扮演哪些角色？學生這個身份，說到底只是過渡性角色，大家終有一天畢業，但若果大家還活在這個地方，便有了另外一個不能抹掉的身份，就是香港人。這個社會的未來發展和我有什麼關係？一個學生組織的存亡，為何跟社會的關係這樣密切？它不過是一個學生組織，就像什麼足球學會、烹飪學會，何必費心？你大可這樣去理解，可是學生會或學聯不是純粹聯誼。當社會熱切討論一個學生團體值不值得存在，最後也會回歸到我作為香港人，我是怎樣來的、香港的未來又會怎樣等等問題。不知道這樣能否回應剛才的提問。

總括而言，我面對的問題是「討論被抽空」。「左膠」到底是指什麼？金鐘佔領區衝玻璃當晚，我親耳聽到有物資站的人勸阻說，『別跟他們衝呀！他們是左膠來的！』這個場面十分深刻，因為他們一向說左膠就是愛好和平不愛衝擊的，那去衝玻璃的又怎會是左膠呢？很多類似的標籤在不同環境不同文本下被挪用亂用，概念不斷轉變，這現象確實有趣。

胡世君 (Kenneth)：

回應幾個問題。如果性別在所謂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中佔一定地位，它的位置會在哪裏？我們每個人都有性別、性取向，這些東西在運動中去了哪裏？我想要問的是，一，它到底重不重要，二，如果重要，它會否被挪用而成為一種手段？當要打擊左膠、右膠、建制，什麼也好，我們就拿性別議題做切入，說「警察非禮人呀」，或掉過頭來，那位大學學生會女生又是紅色背景，又穿著性感，就是不對，遭到抹黑是活該。性別議題是手段還是怎樣，實在太複雜，我覺得有必要釐清，因為與這課題相關的討論在運動之中少之有少，我自己也好久沒有寫相關的文章了。

另外提起左膠、右膠、「熱狗」（多指熱血公民成員），我印象也很深刻。首先，我們都知道有很多網媒在運動期間極速發展，如當中十分強勁的「熱血時報」，倘若他們代表右膠，運動短短幾個月期間，他們的 Facebook 專頁支持者就由五位數飆升至廿萬；獨媒（香港獨立媒體）則由十幾萬升到四十幾萬。那時候，網媒是一門事業。當時我投稿的某家網媒是根據點閱率來發稿費的，我還心想，這次發達了，怎知稿費比之前更少。一問之下，原來不只有你的文章點閱率攀升了，而是篇篇都攀升，稿費大數不變之下再拆數分賬，稿費便更少了。

另外是雨傘運動的營運。雨傘運動被販賣，已成為商業的一部份，亦有人從中獲利。我本來覺得，這沒什麼問題，是運動發展過程的正常現象，可是這個轉化過程，又會否值得探討？我上星期跟出版區家麟那本書的出版商聊天，他們說那本書銷量很好，建制派出版的也賣得不錯，這種現象，是純粹文化研究，還是論述之戰，抑或已滲入了其他議題？這都很值得研究。

另一個與左右膠有關的經驗，是我覺得我們要學習釋懷，學習擁抱。我們嶺大是被標籤標出名的左膠陣地。起初我也不喜歡被人稱為左膠，直至一次，有人要圍堵金紫荊那一晚，我在網上勸人不要去，卻被人爆粗回應兼說我是左膠，留言的人全無前文後理，亦無解釋為何我是左膠，為何我不能叫人不要前去等等。我詳細解釋了為什麼不要圍堵，罵我的人則用一句「仆街！左膠！」回應，就完事了。從那刻起，我便開始釋懷。為何我要著緊這些標籤呢？打論述之戰本來是很重要，但若然我們因害怕被標籤，而花時間去反標籤，甚至作出更多抗衡，這便變成被它牽著鼻子

走。熱血公民在這方面的反應還蠻聰明的，被標籤就被標籤。現在，繼續有什麼「殖民主派」這類新名詞出現，傳統民主派又被打得七零八落，總括來說，我覺得有很多地方都值得研究。

最後主持提到心理輔導。我本人除了是一位作者、教師，也是一位社工，有機會可再討論，因我也觀察到身邊朋友有創傷後遺症的症狀，類似服務確有一定需要。有機會再談。

何家豪：

我認為大家不妨從整個香港脈絡，去檢討香港人是怎樣從溝通到真正實踐想法。馬老闆說運動由學生帶起，我回想一下，又不是全對呀，把時間軸推前，戴耀廷他們並非沒做事。他們曾舉辦三場 D DAY (Deliberation Day 佔中商討日)，讓不同派別的人士進行商討，交流想法，你甚至可三口六面跟劉慧卿討論，算是曾嘗試讓各界就「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」進行交流。所以，所謂社會撕裂，會否正基於溝通出現問題呢？正如剛才 Ivy 提到，「左膠」一詞，各有不同理解，暴力問題亦然。幾年前，我參與反地產霸權行動，與其他示威者坐在長江中心對出的皇后大道中。有一刻感覺蠻難受的：當時我們坐在路上，警察前後夾攻，他們只消再進迫便可立馬抓人，但「揸咪者」叫我們不如分組討論再報告，當下我覺得「警察快殺過來了，還討論個什麼呀？再講的話，大家肯定全給抓起來了啦！」現在回想才發現，如果無任何商討基礎，一旦出現衝擊，過後可能有人說，『都說了不要衝！當初都沒有討論過要不要衝，你們都沒有問過我們意見』。像學聯佔領龍和道，也有人指責他們事前沒做諮詢，所以我們應該檢討溝通是否出了問題。

姚偉明 (Leo)：

我十分認同馬老闆所講要處理暴力問題。近幾個月我們密切留意雨傘運動、鳩鳴團、光復行動，我覺得我已見盡大半生可見的暴力，甚至超越想像界限。我親眼看到一位中學生，不問由來就對著自由行人士、警察破口大罵，他才十幾歲呢，不過是個初中生呀！他們平時講句話都會面紅，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呀？那一刻，我看著他，我「呆晒」（愣住了）。又如旺角鳩鳴，果真是仗義每多屠狗輩，來的都是五六七十歲的阿伯阿嬸，他們總想著要怎樣弄警察，打藍絲等等，看著他們那些語言和身體暴力，我也「呆晒」。雖然運動歷時只有幾個月，但已足以把我嚇壞了。在這裏，我想讚揚許寶強老師，我曾旁聽他的「情感政治」課，當中提到類似情況，但很可惜，只得班房裏幾個人聽到。旺角街頭不乏知識份子，有沒有機會讓他們也學習這些課題呢？答案是沒有。文化研究課程會考慮在街頭開講嗎？甚至擴大講學的對象群而不囿於知識份子和學生？我們從採訪中接觸不少鳩鳴團團友，他們每一個其實都渴望學習各種知識。清場過後，他們天天來旺角「鳩企」（只管站著），為的就是不停聊天，他們不停聊，不停聊，彷彿平生未和人聊過天，這景象實在震撼！他們看到人就拉著對方聊天，連對方是誰也搞不清，單憑每晚碰面就建立起基本的信任，然後就大談政治大聊生活。我覺得這就是容納我們互相交流的上佳課室，然而這景象平時是難得一見的。我們可在當中分享知識，處理情感。怎樣將這類交流落實於社區街頭，這問題更形重要，因為「群眾」往往就是這班人，光復夜市是這班人，佔領又是這班人。他們既然是中堅力量，若果連他們都無法梳理這些情感、經驗……我認識他們才幾十天，親眼看見他們慢慢由

靜靜的守候，到現在動不動就動粗。若然這些暴力變成政府立法的藉口，那麼最後我們必定自食其果，再來警方就會花幾億買防暴車對付暴力人士，如果我們還不處理，只會愈來愈糟，屆時便不堪設想。

陸欣庭（主持）：

謝謝各位回應。的而且確，若你去過旺角參與鳩鳴，也能感受到那種低氣壓，就是有冤無路訴，每天被迫出來，形成一個流動社區，互取慰藉。怎樣也好，回到主題，剛才有朋友提出，文化研究或許能就這些問題而設計出相關課程。老師們有什麼回應？

陳清僑：

剛才第一位朋友發問時，像記者招待會多於討論，她提出的問題與文化研究其實不太相關，居然大家也照實回應。

馬國明提出的兩個主題，我覺得非常棒。不論是暴力，或學生運動、運動組織的行事方式，運動期間以至後雨傘時代，我們均手握很多實證資料(empirical data)，我們可怎樣透過這些實證作出分析，從而處理暴力等等問題呢？

這次的運動是點出文化研究該做什麼的好例子。當然，文研可以是課室，可以是講學，甚至是一種標籤，但那並不是我們想要討論的。剛才也有人提出了幾種文研可做到的示範，如 Ivy 講的大台，這是實實在在發生了的事，我們有足夠實證材料，甚至親身參與，如從馬國明所講的角度出發，暴力事件、拆大台等等本身就不是概念而已，而是確實發生的具體事情，每人每天有那麼多事情發生，而事情發生必定有其原因、產生環境等等，卻鮮有人掌握或能有效地整理這些資料。當我們能把這些素材整理好，研究好，就可知道它對整個運動或運動後，甚至對文化研究、社會運動、民主發展等範疇的影響。

說遠一點，當催淚彈一放，運動馬上登上國際媒體，事情的爆發也讓我們大吃一驚，那些場面那些景象，連我們也根本搞不清楚，到底香港為什麼會從此不一樣呢？事情的發展，不單我們搞不清，外間角度也搞不清，所以這裏有很大的空間給文化研究做介入，在座各位也可參與。像胡世君說的性別議題，他講得很好，但並不能只追問性別議題在民主運動中是否次要，還要從這個角度切入，根據所能搜集到的實證材料去提出你的分析，這樣你便做了一次介入(intervention)。姑勿論有多少人認同，你已經做了一次很好的介入了。新舊媒體、地區抗爭與民主運動之間的關係等等課題也一樣。只不過，當中最花功夫的，是我們怎樣從各樣事情中抽出脈絡，旺角街頭暴力、退聯、重奪公民廣場，每一件細微而又具體的事件，千頭萬緒，我們要怎樣梳理？有些人會透過民調做整理，但所謂我們「嶺南的文化研究」又會怎做呢？我不覺得把責任交給許寶強，叫他多開班就做不到，文化研究並非只剩下開班嘛，你們都是文研畢業生，你們會怎做？我也不認為上大台、落社區本身就等於文化研究，這些行動只能給予你一些做文化研究的經驗、訓練。

或許你會在文化研究的訓練底下選擇你在文化或政治範疇的參與，那是可以的。是故「雨傘運動」或「雨傘運動後」的文化研究，我覺得在座各位仍然要各自下工夫。

許寶強：

在我理解，文化研究有兩種。文化研究中的「研究」，究竟要「研究」什麼？馬老闆和胡世君也講了，學運歷史、暴力文化、性別等等很多課題需要我們著手處理，有眾多的文研理論、資源可幫我們理解、分析，這是一種介入。但亦有另一種「實踐式」的文化研究。上大台固然不等於文化研究，但可以有「文化研究式」的上大台，這種「文化研究式」有種特殊性，剛才已被提出了，就是不知怎樣做下去。非「文化研究式」的上大台，我們大概知道，就是不顧當中的文化、暴力、矛盾、對話、文本環境(context)，持守和理非非原則，凡是暴力我就反對，那種絕不是文化研究。文化研究會因循在地脈絡，顧及前文後理。但到底要怎樣實踐？就好像要怎樣理解有人要拆大台？除了說拆大台是互相的不尊重，還能怎樣去剖析當中緣由？拆大台那晚我也在現場，據我觀察，雙方都互欠尊重。主張拆大台那班人，你可以說他們有欠尊重，他們並未試圖了解大台產生的歷史，這點肯定是他們行動理據的局限。可是，同一時間，我們也得理解產生拆大台的情緒和歷史脈絡。你可看出他們的態度是何其真誠。他們在台下吵嚷，大台糾察隊則回應說「你們吵到別人了」，繼而對罵，但為什麼不給他們吵嚷呢？糾察隊是否也曾從對方的歷史脈絡去理解對方？又好像鳩鳴團友大聲指罵別人，像剛才說的年輕中學生，看在眼裏，我們當然不會好受，帶著文研思維的我們會希望他們停止，別再罵下去。最難辦的是，你還可以研究學運歷史、暴力文化演變，但是遠水不能救近火，當下你必須做決定。當有人衝擊大台，文化研究式的回應會是什麼樣子？我們還可從情感政治或不同學理配合分析，但我想說的是，回歸最初原則，「文化研究式」的上大台，是毫無保證的(no guarantee)，你會犯錯而且必然犯錯，你是不能不回應的，只不過在下一次回應時，你犯錯的地方可能會少一點。把歷史脈絡和種種經驗梳理，為的就是在下一次的回應中能做得更好，這實在是個又漫長，又困難，而且毫無保證的過程。介入方式大概還有很多種，過程也可能跟別人差不多，我們又怎樣能讓人理解「文化研究式」的回應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呢？

舉個例子，剛才陳清僑說那位朋友的提問跟文化研究不相關，根本不用回應，我則覺得那不是完全不相關，而是可以「文化研究式」（用文化研究的思維處理）。她問大家有沒有收錢，當下我也給惹毛了，她怎會這樣問？現在我不妨用「文化研究式」的方法回應：妳有很多問題，當中也牽涉個人情感，妳可能認為我們妨礙了妳們，弄得連朋友也做不成，這些情緒我們都能理解。而我們也不能只給一個被動、保護式(defensive)的回應，「沒有呀，我們沒收過錢呀」。我們為何不去反問她，為何在今時今日的社會，妳還好意思義正詞嚴地問這個問題？妳既然說是謠言，謠言就可以隨便拿來作扣問嗎？妳既然是提問者，妳不如先查證謠言真偽再來問我們好嗎？不知怎去查證？那就更不用提它吧！我們這裏是學術討論！我想，這可能就是較靠近文化研究的處理方法。

成名：

今天的題目很有意思，既是學術題目亦是政治議題。我自己研究政治和香港民主化，香港明顯愈來愈走向專制政權，兩制融為一制。剛才提及運動是否有來自外國的資金支持，我曾在 YouTube 看過一段有幾十萬點閱率的影片，描述外國資金怎樣捐助這次運動，後來我得悉梁錦松在教會聚會裏，不斷跟身邊朋友提及這段影片，說運動就是有外國捐獻。我會假設，這影片的製作者可能是一個支持專制政體，想香港走向一制化的組織。

還有小萍的遭遇。我很少看熱血時報（下簡稱熱血），但感覺熱血似乎並不鼓勵寬容、多元，而是剛好相反。有人亦跟我講過，熱血專頁的設計十分吸引，消息發布快，資源投放量高。他們在運動期間瀏覽量急升，從政治角力角度，我對這現象感到擔憂。我早前和公民黨幾位高層談過，他們都留意到這個現象，也說如果要做到跟熱血一樣的話，便需聘請不少人手，他們負擔不起。熱血背後有沒有金主是我也無法回答的問題，但這無疑是一場現實的政治角力。社會理論裏有所謂資源動員論(resource mobilisation)或框架理論(framing)，意思是為大眾建立詮釋框架，若從這角度分析，就能明白箇中委。

近日立場新聞報導商務、三聯、中華的採購政策，昨天我在中文大學的商務印書館裏，找不到任何一本對運動能較有正面分析，或近似今天各位朋友看法的書。書店裏有三本以雨傘運動為主題的書籍出售，三本都靠近左派觀點。我馬上 whatsapp 給剛卸任的中大學生會會長，問他能否聯絡香港大學那邊，看看是否連港大也出現同一情況，如果是，那是值得令人擔憂的，如果我們不再行動，就等於助長了那種 framing 和 resource mobilisation。

文化方面，我在去年十一月中展開了一項研究，目前尚在分析階段。初步分析是，後物質主義者的信念越強，越傾向支持雨傘運動，研究首次證明了這個現象。我在過去十年做過四次同類調查，以今次的結果最貼近，達百分之廿二。我們過去的研究，未能從所謂後物質主義者中找到清晰的社會基礎，這次找到了。我們發現，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，越傾向後物質主義，這和西方理論吻合。拋磚引玉，我們作為大學工作者，目前是很需要盡快到各個校園為學生提供對運動的分析和前瞻，引入各方面的研究，特別是剛才提及的暴力文化、拆大台、退出學聯等等。這些事情剛好和跨國非暴力抗爭是背道而馳的。跨國研究指出，非暴力抗爭比暴力抗爭的成功機會高逾兩倍，團結是一個重要因素。退出學聯是團結還是不團結呢？表面上，這似乎是背道而馳。

最後補充，有一班為數十多人的心理學家和輔導員，願意免費提供因暴力而產生的創傷後遺症輔導，如有需要，可以給我電郵。

羅永生：

其實「雨傘運動後的文化研究」，就是反思，無反思就不是文化研究。反思這東西一定是不安的，我在堂上也講了很多遍，反思沒有方法，不安就是方法。這次雨傘經驗最令我們不安的是，文化研究為何會被人說成是左膠呢？這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，是個要反思的問題，如果你敢面對這問題的話，你就是真正的文化研究了。所以，我們問問自己，做一些後設的文化研究，為文化研究做文化研究，為什麼文化研究會被稱為左膠，這是其一。二，研究右膠，沒他們就沒左膠，所以這是同一議題。三，研究藍絲，剛才那位女士（觀眾甲）的提問便提供了一大堆絕佳的文本

分析(textual analysis)，有關素材還多著呢！這是關鍵的，我們搞十幾年文化研究，在香港的特殊後殖民的脈絡底下，可以匯聚成一種另類思考，十幾年來，這股力量靠內部互相支持，將失落了幾十年的片段統整過來，但我們欠缺了一種強大的歷史傳統，我們現在面對的就是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傳統在運動中被完全瓦解，正因為傳統被瓦解，我們才發現溝通失效，不單止和敵人溝通失效，連朋友之間的溝通也失效，這時我們便要問，文化研究在當中扮演了哪些正面和負面角色，到底我們是在形塑或維護這個傳統，還是有份瓦解它。像藍絲這類問題，我們就是要研究他們，當然那種不安一定比我們反思性別等等議題時會更不安，因為當你去研究他們，就等於在研究我們自己為什麼會失敗。如果他們成功背後是有一套論述支撐，能讓人如痴如醉、熱情支持，像剛才那位提問者的說話和熱狗只是程度上的差別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這就是我們的失敗，而我們只能從失敗累積知識，這才是文化研究。

陸欣庭（主持）：

感謝各位老師和參加者的意見和反思，那就讓我們懷著不安的心情，繼續未來的工作。今天嶺南大學「左膠系」的年度研討會就到此為止，謝謝大家參與。